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90后新概念-凌霄纪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90后新概念-凌霄纪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187178

10位ISBN编号：753518717X

出版时间：2012-12

出版时间：湖北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方达 编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90后新概念-凌霄纪>>

内容概要

《盛开·90后新概念·花样年华书系·凌霄纪》系新概念作文获奖者作品精华，约32万字。
《盛开·90后新概念·花样年华书系·凌霄纪》中这些作品共分五辑：“三色堇·若即若离”、“战栗·伦敦大桥垮下来”、“蝉·赶羊的日子”、“凶手·梵高先生”、“白月光·消失的麻雀”，每个章节主题独立，构思新颖。
本书作品依然体现新概念作文参赛者不同凡响的创作水准，高手云集，形式多样，内容健康阳光、积极向上，是为千万份新概念稿件的甄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。

<<90后新概念-凌霄纪>>

书籍目录

三色堇 · 若即若离三色堇 童星语童年里的一件小事 李唐绿水 王天宁当你在最远方　　秦乔若即若离 涅蝶战栗 · 伦敦大桥垮下来战栗 鲁丁依牙 付晴无尽的夜 潘云贵一夜苍白 刘大铭伦敦大桥垮下来 韩倩雯蝉 · 赶羊的日子蝉　秦乔不思量 薛超伟黑与白 莫国辉赶羊的日子 棉兰凶手 · 梵高先生凶手 晏耀飞我的人间 刘大铭二喜的告别 李乐祖与孙 白丁梵高先生 丁威白月光 · 消失的麻雀白月光 童星语巷子里的烟 占晖一束鲜花 范尔乐落虹 徐衍消失的麻雀 晏耀飞

章节摘录

三 色 堇　　文/童星语　　容锦，今年的三色堇开得正美。
妈妈说我出生那天，产房外面就开满了大片大片的三色堇。
当爸爸看了一眼我的长相，然后掂着我告诉妈妈生了个女儿时，妈妈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意的。
只是后来，妈妈知道我并不是女儿，眼中却露出了一抹奇异的红色。
她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说，她好像在恍惚中看见了成片的曼珠沙华。
正如你所知道的，我并不是个女孩儿。
容锦，我从未在乎过旁人异样的眼光，但是，我的爸妈在乎。
还记得初中时，你来我家里玩，在抽屉里翻出了我小时候的照片。
照片里扎着羊角辫的我，让你笑得前仰后合。
用你的话来说就是，被爸妈当成女儿养的我，比姑娘还姑娘。
那年我跟着你报了一中，坐在公交车上，我仰着头看了看拿着报到手续一脸兴奋的你。
你的眼神就着窗外透进的阳光，闪着恍若晨星的光芒。
“蓝小雨，以后就跟着爷混吧，保证没人欺负你。
”　　你的笑容是那样肆无忌惮，就像窗外店铺中一闪而过的灯火，带着转瞬即逝的温暖。
朦朦胧胧的记忆中，那个清晨，被薄薄的雾气笼罩的学校，就像是寂静岭里的世界一样，清冷而不真实。
那几年，有无数的嘲笑声，在我低头写字时传入我的耳朵，也有无尽的白眼，在我做操或是跑步时进入我的眼帘。
他们总说着同样的一句话：你们瞧他，真像个女人。
有时候说得重了，就会加上我最不愿听到的那两个字。
操场上的阳光总是明媚的，一群拥有着生机勃勃的脸庞的孩子总是刺痛着我的眼睛。
我没有他们快乐，似乎从我出生起便是这样。
容锦，这时的你便会拿着一个大大的篮球，带着大大的笑脸出现在我的面前。
“嘿，蓝小雨，咱们去打球。
”　　我摇摇头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
你的眼眸忽地暗下去，然后又似乎被什么点亮了一般，接着你转过身迅速跑开了。
远处你的队友边往地上吐着口水边大声地叫你，偶尔还有啦啦队里的小姑娘一脸兴奋地盯着你。
我揉了揉眼睛，用力掐下身边开得最大的一朵三色堇，看着这张传说中被维纳斯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，我笑得几乎发狂。
你走过来一脸茫然地看着我，而后还是笑了起来：“蓝小雨，瞧你笑得花枝乱颤的。
我们去跳绳好不好？
”　　我擦了擦眼角被笑出来的泪水，点了点头。
站起身的时候，我把那朵三色堇偷偷塞进了你的口袋。
后来你告诉我，你把它做成了标本，夹在自己最喜欢的书里。
只是你一直以为那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塞给你的，而我也只是点点头：“是啊，肯定是她没错。
”　　妈妈告诉过我，关于三色堇的另一个传说。
传说拥有爱情之箭的小爱神丘比特很调皮，他的箭法不准，总是让凡间的爱情阴差阳错。
有一天，他准备用箭射向一个人，却没想到箭被风吹偏了，射中了白堇菜花。
白堇菜花的花心流出了泪与血，而后就再也抹不去了。
从这时起，白堇菜花就变成了三色堇。
说这些时，妈妈总是带着无尽的感叹，而后就会反复地提到我出生那年的三色堇和她看到的曼珠沙华。
她的眼中带着近似恐惧的兴奋，手不住地挥舞，直到桌上的杯子碎了一地。
往往这个时候，爸爸就会匆忙地拿来药丸与水让妈妈喝下去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
他的嗓音浑浊而无力：“小雨，你妈妈的病就是从生你那天开始的。

曼珠沙华，有如此可怕吗？
”　　我茫然地摇摇头，然后爸爸愤怒的手掌就朝我扇过来。
他的眼中竟然有着跟妈妈相同的神色：“蓝小雨，你一定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吗？
”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，手指僵硬地指向我，“蓝小雨，你就是血红而冷漠的曼珠沙华。
”　　容锦，我不是那受过诅咒后花叶永不相见的彼岸花，纵使它美丽而妖娆。
我只想当一朵普普通通的三色堇，即使不被天使祝福。
　　那后来呢，后来十八岁的你站在弄堂昏暗的路灯下面，手里拿着一个封好的漂流瓶。
　　“蓝小雨，大海边上的大学我没考上，只能去北大荒那边儿读大学了。
这瓶子送给你，记得，如果你不开心就打开它看完里面的字，然后把它放进海里。
”　　容锦，你的声音就像你手中的玻璃瓶子，纯粹而干净，带着淡淡的哀伤飘满了整个弄堂。
　　后来突然有一天，各式各样的情书与礼品蜂拥而至。
起初还有些不明白的我，在听了你的话后就明白了三分。
你说：“蓝小雨，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本来就好看，你这长相正合她们的意。
”你问我还有七分不明白的是什么，我听着窗外海浪拍打着堤岸的声音，沉默了许久。
容锦，我只是不习惯。
习惯了白眼与嘲讽、忽视与淡漠的我，不习惯突如其来的注视与仰慕、关心与温暖。
　　纵使是你给我的温暖，我也从来都是心怀感激的。
我把它们小心翼翼珍藏起来，因为如果我身在寒夜里，它们将是我唯一的阳光。
　　很多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眼看着时光在你我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，却只能无奈地朝它笑笑，然后继续向前走去。
　　那年的七月七日，我站在天桥上，你站在弄堂边。
你一只手牵着你未来的新娘，一只手不断地朝我挥舞。
你的嘴角上扬，笑容点亮了天边的朝阳。
昏黄的路灯突然就熄掉了，我抬头看了眼头顶的晨曦，再低头，就看见了你眼中满满的悲伤。
　　岁月就这样连同最后的那一抹夜色，一起沉淀了。
　　后来我回到学校，站在了碧蓝碧蓝的海边，天空中的星星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，闪着诡异的光。
　　透明的漂流瓶折射着夜晚所有的光芒，我就这样看见了里面你写的那些字：　　“蓝小雨，你知道吗，关于三色堇的传说其实还有一个。
天使来到人间时，亲吻了三色堇三次，而天使美丽的容颜就此印在了它的花瓣上。
所以，每一个见到三色堇的人，都会得到幸福的。
你和我也一样。
其实我知道我口袋里的三色堇是你放的，如果是别人放的，我不会这样珍藏。
小雨，把瓶子放入大海吧，你抬头看看，天使其实一直就在你的眼前。
”　　容锦，我真的抬头看了。
　　两行清泪与漂流瓶一起，融入了茫茫的大海中。
海风忽地吹起了我的衣角，吹散了我的发梢。
　　我记忆中的少年，你曾经真真实实地来过，带给我人世间最美好的风景。
你就在这悠悠岁月里，温暖了我年少时所有的时光。
　　天边一颗繁星坠下，我回头看去。
一个穿着碎花洋裙的女孩儿走向我，她嘴角的梨涡在海风里绽放开来，宛若她手中的三色堇一样。
　　“蓝小雨，你知道三色堇的花语吗？
”　　她的眼眸亮晶晶的，仿佛要滴出水来。
　　我点点头，笑了出来。
　　她也笑了。
缓缓地说道：“三色堇的花语就是……”然后，有两个年轻的声音一起回荡在那晚的海边。
　　想念，请想念我。

童年里的一件小事　　文/李唐　　“小虎，下课出来一下！”　　快要上课的时候，隔壁班的火山急匆匆地来找李小虎，撂下了这么一句话。
这句话使小虎忐忑了整整一节课。
那是一节什么课？
小虎已经不记得了，他只看到老师的嘴一张一合的，像电视打开了静音一样。
　　小虎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学生……当然这只是在大人们的眼中。
其实作为小学生的小虎每天也会有许多烦恼的事。
他每天都会遇到各种问题，以至于小虎觉得他自己已经提前老去了。
走在阳光下，小虎的母亲总会皱着眉头对小虎的父亲说：“孩子他爸，你看小虎走路怎么总跟一个小老头似的，心事重重的。”这个问题小虎的父亲也无从解答，只好也迎合着皱皱眉。
一个小学生能有什么心事呢？
小虎的父母都不清楚，因为在他们小的时候根本没有上过小学，他们像小虎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在田地里劳作，脚板陷在泥里……所以比起他们的童年来说，小虎简直是太幸福了！
　　小虎每天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总感觉自己融入不到集体里面。
是的，他已经小学四年级了，却没有一个要好的朋友。
他的个子很矮，在发育良好的女孩面前像一只小鸡一样羸弱。
有一次几个女生没有原由地追赶他，小虎拔腿就跑，他不知道她们想干什么，他觉得女生实在是太恐怖了，动不动就会发脾气……女生方舟第一个抓住了他。
小虎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连女生都跑不过。
现在他被她们抓住了，却不知道她们要干什么……　　几个女生不怀好意地把几条跳绳拿出来，把他带到了一处篮球架旁，七手八脚地用跳绳把小虎绑到了篮球架上。
那种跳绳质量都特别好，别说一个小学生，可能换作大人也挣脱不开。
小虎就被她们捆了半节课，直到老师讲到一半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空了一个座位，就把眼镜拿下来，问：“小虎去哪里了？”　　小虎被同学解救回教室的时候，脸像暖壶一样烫，像苹果一样红。
好心的同学们把他们看到的都汇报给了班主任海涛老师。
海涛老师的老花镜挂在脖子上，问小虎：“你怎么被人绑起来了？是谁绑的你？”　　小虎低下了头。
　　从此以后谁都敢欺负小虎了。
尤其是班上的女生。
她们有时被男生欺负了，怒气无处发泄，就会来找小虎，来找他的碴。
每次小虎都会被那些女生欺负得不善。
于是他在心里想，女生实在是太恐怖了，为什么长大还要与女生结婚呢？
他实在是想不明白。
　　男生倒很少欺负小虎，不是说出于同情弱者，而是他们不屑于欺负他。
那些男生甚至平时都躲着小虎走，生怕自己与小虎有什么联系。
没有人愿意和一个总被女生欺负的男生玩。
　　火山是一个例外。
　　火山是一个大块头，在小虎的隔壁班。
他与小虎相反，是一个很强势的家伙。
男孩子们看到他的体积，就打消了与他为敌的念头。
而火山却总是主动招惹别人，因此人缘很差，这点倒是与小虎一样。
两个原因不同却同样孤独的男孩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起。
小虎第一次看见火山时只是抬了一下头，就赶紧低了下去，想绕过他庞大的身躯。
可是火山却挡住了小虎的路，他一把拉住小虎的衣领。

小虎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双脚离地了，他看到火山可怕的三角眼就在距自己不到两厘米的地方。
“你叫小虎是吗？
”火山的粗气像蒸汽机喷到小虎的脸上，“听着，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了，听明白了吗？
以后你要陪我一起玩，放学要一起走，听明白了吗？
”他所理解的好朋友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
小虎惊恐地点了点头。
从此就成了火山唯一的“好朋友”。
“明天下午，我去你家玩！
”火山在下课的时候这样告诉小虎。
然后他皱皱眉，表情像是努力地吞下了一枚钉子。
火山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。
留下目瞪口呆的小虎站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火山与他的关系一直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。
自从成为火山的“好朋友”后，小虎实际上成为了火山的跟班，每天放学都要帮火山拿书包，忍受火山一路上的唠叨。
这样的情况自然不会让小虎真的把火山当成朋友，有的时候，小虎会在放学后偷偷地溜走，可是每次都会被火山抓住。
小虎觉得班里一定有火山的眼线。
他觉得火山比那些女生还要可怕……　　但火山却说要去小虎的家里玩。
小虎知道，只有真正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才会互相串门。
班上的同学经常串门，经常一起出去玩，甚至个别家境比较好的同学还会经常请客。
当然这些小虎一次都没有被邀请过。
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同学走过来对他说“去我家里玩吧！
”或者“我去你家玩吧！
”哪怕是那些可怕的女生，小虎也会欣然接受的。
可他没想到第一个去他家玩的人竟然会是火山。
小虎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他与火山的关系。
难道说，火山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？
小虎打心眼里不承认这个想法，他觉得火山找他做“好朋友”完全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免费的出气筒。
但是现在情况变了，火山主动提出要去自己家里玩，如果不是好朋友，他干嘛这么做呢？
总之，小虎是非常高兴的。
他的妈妈以前总说，小虎啊，我见别的同学总是三天两头地串门，怎么咱家就没见你的同学来过呀？
小虎的父母现在都忙着做生意去了，几个星期也见不到面，可妈妈的话一直刻在小虎的脑子里，像是衣服上一块无法洗掉的油渍。
现在好了。
小虎放学后像是飞一样跑回了家。
很奇怪，今天火山没有来找他。
小虎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的脑子里只想着明天是星期六，下午火山要来找我玩，明天是星期六，下午火山要来找我玩……只有好朋友间才会这样做，小虎反复提醒着自己，只有朋友间才会互相串门。
回到家，小虎就有些失望了。
因为他看到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，正在给他做饭。
小虎的奶奶在厨房看到小虎了，就喊道：“小虎啊，今天怎么放学这么早？
”　　小虎擦了擦跑出来的热汗，把书包扔到沙发上。
他心想要是母亲在就好了，她知道这件事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
不过小虎内心的兴奋并没有减退，他的嗓子变得有些沙哑，对他的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明天有同学要来

咱家玩！
”　　“哦？
”小虎的奶奶探出头来，“那真的是太好了。
你交到好朋友了？
”　　小虎的脸不禁有些红了，他低下了头，看着上次漏水后被泡得有些变形的地板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重新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是！
”说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重新找到了某件丢失的东西一样自信。
　　“好啊，明天我给他做好吃的！
”小虎的奶奶也很高兴。
　　小虎坐到沙发上，有些激动地不知道该干什么好。
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从电视机开始，像一台摄像机一样转了一个圈，又重新回到电视机。
他站起来，小步跑到门后，拿起放在那里的扫把扫起了地，他觉得自己家的地板今天格外地脏，一定要好好扫扫才行。
　　扫完地，小虎拿着扫把思考了一会，转身回到卧室，又把卧室扫了一遍。
他觉得自己的卧室实在是太乱了，简直无可救药。
他把摊了一桌子的书本整理好，码放好，又把扔在地上的玩具仔细地收拾了一遍。
他开始精挑细选起来，决定用自己最好的玩具来招待火山。
　　小虎从床底下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纸盒子，像是拿着某件圣物。
他打开盖子，里面全是晶莹的玻璃珠，在灯光下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。
小虎不禁用手摸了摸，光滑的玻璃珠在他手下发出些许的摩擦声，清脆悦耳。
他从小对声音很敏感，他从没对别人说过，他最喜欢的声音是皮鞋走在地板上的喀喀声。
自从有了这些玻璃珠以后，他发现自己又迷上了这些玻璃珠碰撞的声音。
　　这一盒子的玻璃珠是小虎的父亲从日本给他带来的，日本的弹球。
正好这段时间校园里开始风靡玩弹球的浪潮。
谁能够打中对方的弹球，就可以把对方的弹球收为己有。
小虎可不敢用他父亲带来的弹球来玩，那些弹球他太喜欢了，他舍不得输给别人。
他宁愿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独自欣赏，都不敢带到学校去。
　　小虎玩弹球总是输。
他掏钱在学校外面的小卖部里买的一把弹球，没几下就输光了。
像中了邪似的，他弹出去的玻璃球总是绕着别人的玻璃球跑，仿佛他手上的弹球也像他的主人一样胆怯，不敢去顶撞别人。
　　有一次小虎输光了身上所有的弹球。
两手空空的窘迫场面被火山看到了。
火山就嘲笑小虎，说他智商有问题。
小虎受不了火山的侮辱，就大声说：“我家有日本的弹球，你家有吗？
”　　果然，小虎的话镇住了火山。
火山收起了跋扈的表情，甚至变得有些谦卑，笑嘻嘻地问：“日本的弹球？
什么样子？
能给我看一看吗？
”　　那时小虎还很讨厌火山，他不想让火山看他的弹球，仿佛看一眼就会少一个似的。
于是他编了一个谎话：“那盒弹球被我表哥借走了。
”火山耸了耸肩，一脸的遗憾，说：“那……好吧，等你表哥还你以后再给我看看。
”　　现在小虎决定把日本弹球拿出来了，他不但要给火山看，还要与火山一起玩弹球游戏。
他几乎是含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对待这件事的。
他还从来没有给其他同学看过。
　　第二天，小虎吃完中午饭就来到了火山住的楼下。
火山的家与他的家距离很近。

小虎觉得有必要亲自迎接一下。
小虎就站在火山的楼下，时间过去了一会，一个老太太走下来扔垃圾。
她的眼睛瞟了小虎一眼。
在老太太的眼神中，小虎突然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傻，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继续坚定不移地等着火山下楼。
小虎站了半天，不禁有些累了，就走进楼道，坐在了楼梯上。
刚坐下没有两分钟，火山就摇晃着与小学生不符的庞大身躯走下来了。
小虎回头看到火山，连忙站起来，笑眯眯地看着火山。
火山像是钉在了楼梯上，眼睛眨巴了两下，有点惊讶地说：“你……怎么来了？
”“我来等你啊！
”小虎欢快地回答。
“哦哦。
”火山点点头，“好的，我换一下衣服和鞋就去你家。
”小虎这才发现火山身上穿着的是睡衣，脚上踩着的是拖鞋。
小虎说：“好的，我等着你。
”火山像是逃离似的迅速爬上楼梯。
小虎可以感觉到楼梯在微微颤动，一些躲在缝隙里的尘埃被震了出来，暴露在阳光中。
中午的阳光真好啊，小虎看到阳光中飘满了细细的灰尘。
过了老半天，火山慢慢地从上面走下来。
他似乎很不情愿地走完了楼梯，站在小虎面前。
他比小虎高出半个头。
火山把手放在腆起的肚子上，眯起眼看着外面强烈的阳光，说：“那就走吧？
”小虎从来没有在火山面前说过这么多话。
一路上他们两人之间的角色发生了变化：平日里都是火山喋喋不休，小虎沉默不语。
而现在火山成为了彻底的听众，只有在小虎说话的空隙中才会说“嗯”、“是啊”等表示配合的词语。
火山也表现出了极不平常的耐心。
如果放在平时，小虎说这么多话早就被他打断了，他是不会允许小虎占领说话的主导权的。
小虎觉得现在的火山像是一个绅士，彬彬有礼，嘴里的粗话也无影无踪了。
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像是一对十分亲密的兄弟。
小虎不知道这种改变从何而来，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，他们真的成为了要好的朋友，可以无话不谈，可以毫无顾忌的好兄弟。
两个亲密无间的好兄弟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
小虎为火山开门，火山道了一声“谢谢”，用肥胖的身躯挤过狭窄的门框。
客厅里，小虎的奶奶正忙活着。
火山显得很拘谨，站在客厅里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。
他宽厚的手掌很快就变得汗津津的。
他坐在沙发上，扫视了一下四周，喉结滚动，咳嗽了一声。
“那个……”火山搓了搓手，“我们要干什么？
”小虎一愣，然后笑了笑，对着厨房喊道：“奶奶，火山来啦！
”火山像被一根弹簧从沙发上弹了起来。
小虎的奶奶从厨房走了出来，腰上还围着围裙。
火山不好意思地喊了一声：“李奶奶。
”小虎的奶奶摸了摸火山的头，她一笑眼角的皱纹就全都拢在了一起。
小虎看到奶奶的笑，一瞬间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
她俩笑起来简直一模一样，小虎心想，如果妈妈在家里就好了，她也一定会高兴地笑的。
“小伙子，今天留下来吃晚饭吧！

”小虎的奶奶热情地说。
火山嘿嘿笑了笑，把手掌往裤子上抹了抹。
小虎的奶奶像重返战场一样继续去烧菜。
小虎把火山领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所有玩具已经准备好了，两个孩子高兴地玩了一会，把玩具扔了一地。
火山注意到了那个紧紧盖上的盒子，他指着那个盒子好奇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
”　　小虎走过去，拿起盒子，像捧着一件圣物一般捧到了火山面前。
火山抬起头看了看小虎，又看了看盒子，伸出手去，把盖子掀了起来。
满盒子的玻璃珠一下照亮了火山的眼睛。
小虎看到火山的眼球似乎也变成了两颗发亮的玻璃珠。
火山拿出其中一粒，举过头顶仔细观察。
他一边观察一边啧啧赞道：“好漂亮啊，真漂亮，这个就是你以前说的……你父亲从日本给你买的弹球？
”　　小虎微微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是啊，这些就是日本弹球。
”他本来想最后再揭开这些弹球的“身份”，但没想到火山这么快就猜了出来。
火山对那些日本弹球爱不释手，他说：“要是我也有这么漂亮的弹球就好了，真是太漂亮了……
”　　小虎和火山开始玩起弹球游戏。
火山手中的弹球总是精确地击中小虎的球。
一颗一颗弹球相互撞击的声音让小虎心里感到一抽一抽的。
有那么一瞬间，小虎有点后悔带火山来家里玩了。
而火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日本弹球在他手里越打越顺，仿佛彻底臣服于他。
火山笑着说：“如果这是在学校，今天你的这些弹球就全是我的了。
”　　小虎看到火山眼睛精光闪烁，他连忙低下了头。
“你们是我的，为什么偏偏听火山的话呢？
”小虎在心里责备着自己的玻璃球。
小虎小心地瞥了一眼火山，看到他满面红光。
火山粗鲁的笑声不断传入他的耳朵里，震荡着他的耳膜。
屋子里的空气变得沉闷不堪，小虎很想出去透口气。
“你家有饮料吗？
给我倒一杯。
”火山头也不抬地说。
小虎走出卧室，深出了一口气，然后来到客厅的冰箱面前。
打开冰箱门，一股冷气扑面而来，小虎的精神也为之一振。
冰箱里没有饮料了，小虎对屋里的火山喊道：“我出去买可乐！
”　　“好！
”他听到从屋里传来火山略带颤抖的声音，那声音就像是在黑暗中突然擦亮又迅速熄灭的火柴。
小虎想了想，走出家门。
当小虎抱着一大瓶可乐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火山已经走了。
“他饭也不吃，就那么急匆匆地走了。
”小虎的奶奶带着遗憾对小虎说，“我做了好多菜呢。
”　　小虎茫然地看着突然变得空荡的房间，脑海里一片空白。
他对火山的不辞而别很奇怪，但同时也感到了一种像是松绑后的轻松感。
他把可乐放进冰箱，坐到客厅的沙发上，打开了电视。
一种信号源源不断地传入小虎的脑中，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
当那种信号越来越强烈起来的时候，小虎像是突然被针扎到一样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弥漫开来。
他转头看了看自己的房间。
夜幕已经慢慢降临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

这一天过得太快了，好像还没怎么样，就“嗖”地过去了。
小虎走进去，打开了灯。
屋里的一切迅速被照亮。
他看着满地狼藉的玩具，屏住了呼吸。
小虎觉得灯似乎闪了一下。
没错，小虎渐渐惊恐起来，那个盒子不见了！
小虎把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搜寻了一遍。
没错，那个盒子不见了！
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，翻开床单，也没有看见那个盒子。
这会不会只是一个恶作剧呢？
它会不会就藏在某个地方？
小虎的脑仁剧烈疼痛起来，像是要裂开一样。
小虎的奶奶进屋叫小虎吃饭的时候，惊讶地发现小虎站在漆黑的屋子里。
“这么黑怎么不开灯？
”小虎的奶奶嘀咕道，准备伸手去打开电灯开关。
“那个盒子不见了。
”　　她猛地把手伸了回来，像是受到了什么伤害。
小虎的声音在黑暗中听不真切，她甚至不能相信这是她孙子小虎的声音：沙哑而又荒凉。
“你说什么？
”小虎的奶奶问。
她突然想起了已经死去多年的小虎的爷爷。
他生前总爱往家里拣一些破铜烂铁，为此她曾训斥过他很多次。
但现在，她多希望他能在自己的身边啊！
绿水　　文/王天宁　　夏天临近时，我家搬到绿水路九号。
因为我爸工作的原因，小学最初的三年，我们搬了三次家，最短的一次只住了半个月。
我妈说，绿水路是最后的家，我爸的工作稳定下来，我们就要在绿水路住下去。
总会有人甘心情愿被一个动听的名字蛊惑。
所以，当我听我妈说要搬去绿水路，身上的每一枚细胞都欢呼起来。
虽然大件——十四英寸电视，我搬不动，但小件，如我的书桌，是我实打实手举肩扛，一路搬到我爸从朋友那借来的小卡车上的。
绿水路，这名字多么水灵。
我甚至不自觉地把“青山”安置在路两旁，有绿水就有青山，可以想象一条银色的溪流在布满青苔的山石间淙淙而下。
因为怕费油，我爸一直没批准我开空调。
他叫我和我妈把车窗摇下来，土腥味的热风袭卷车厢。
我一路心生徜徉，却没注意小卡车载着我们一家和半车家什从市中心一路驶向郊区。
我是被车底的石头颠醒的。
我这才发现汽车早就驶过了公路的尽头，一条灰褐色的石子路在汽车底下延伸。
“妈，妈。
”我感到恐慌，“不是去绿水路吗？
绿水呢？
公路呢？
”　　我妈抚摸着我的头：“这就是绿水路。
”　　我妈的手盖住我的头顶，这温暖叫我平静下来。
上当了！
我一边叹息一边告诉自己。
我们的汽车一个趔趄，在一块齐腰高的巨大石头前稳稳停下来。

我爸从车里跳下来，用衣襟擦掉额头上的汗。
他踩到大石头上，冲我们喊：“到家了，快收拾家什！”
我要说，我爸简直是一个暴君似的人物，但他没钱，所以只能算一个没落的暴君。
把家安置在绿水路的第一天，我爸就趾高气扬地出门找工作去了，还责令我和我妈这两天把家打扫出来。
我妈在她和我头顶上各包了一块毛巾，要我去擦壁橱里的灰。
我随意抹了几下跑到厨房向我妈交差，她正站在晃晃悠悠的板凳上，把脑袋伸到抽油烟机底下费力地擦拭油污，听到我的叫声她把头伸出来，我这才发现黄色的油垢沾了她一脸。
和我爸一比，我妈简直是半点地位都没有的宫女。
我呢，连宫女都不如。
干活时还得小心翼翼地看宫女的脸色，我简直就是一小奴隶啊。
午饭我妈在楼下阿婆的摊子上，买了几个菜包凑合了事。
我妈对我说，午饭吃好了去收拾干净的卧室里小睡，攒足力气下午才能继续干活。
那是他俩的双人床，我脱得光溜溜的在我妈身边躺下。
正午阳光太烈，我用枕巾盖住眼睛，我妈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肚皮。
我很快睡着了。
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们整齐干净的房间里长满花花草草，绿水路的天空晴朗无云、阳光明媚，坑坑洼洼的路面被铺了沥青，铺了水泥，平平整整。
哭声传来的时候，我以为这也是梦境的一部分，然而哭声越来越大，我还听到男人的怒吼声，碗碟砸在墙壁上破碎的声音。
我实在不能置之不理，从床上爬起来，阳光照得我眯起眼睛。
我妈也醒了，她保持着那个歪七扭八的睡姿，睁大眼睛望向天花板。
哭声是从隔壁传来的，那声音尖利，像是小孩的声音，年龄大约与我相仿。
那个男人应该在抽打他的屁股，哭声一高一低，高的那一瞬间，一定是巴掌落下来的时候。
我要说话的时候，我妈把食指放在嘴边。
我们安静地听着哭声持续了近半个小时。
男人似乎打累了，小孩子尖利的哭号变成低低的啜泣。
那边门“嘭”的一声，哭声顿了一下，渐渐平静下来。
我妈拉我躺在床上继续睡觉，她用手盖住我的眼。
我的眼皮灵活的翻动着。
我不可能睡着了。
我感到深深的恐惧。
我对想象中那个男人没命落下的巴掌异常熟悉。
我早说过，我爸是一暴君，我数学考不上九十分，他就把我的裤子扯下来一顿胖揍，我妈拦不住。
我妈要是把他惹急了，他连我妈一起揍。
往后我就学机灵了，数学不慎没上九十，我爸一瞪起那俩牛眼，我就撒开丫子没命地跑。
我爸爱炫耀，乐意攀比。
打孩子这活会不会在日后成为他与隔壁的男人比较的资本？
毕竟两家隔着一层墙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
想到这儿，我就不寒而栗。
傍晚时我爸回到家，垂头丧气，甭问，工作还没有着落。
我赶忙殷勤地沏上一杯茶。
他被茶水暖得来了兴致，一个劲儿夸我和我妈工作效率高。
睡觉前我又为我爸打了一盆温水洗脚，天知道我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去搓他那双闻名遐迩的大汗脚。
我爸显然很吃惊，但也很受用。
他摸着我的脑壳问：“你不嫌爸爸的脚臭啊？”
“不嫌不嫌。

”我忙不迭地答道，想起抽在隔壁孩子屁股上的巴掌，“爸爸为家劳累一天了，洗个脚是应该的。
”　　“你看你看。
”他对我妈说，面露喜色，嘴里一片“啧啧”之声。
他的头向躺椅后面使劲伸着，不断地画着圈。
　　第二天，我爸照旧出门找工作，收拾家的活计同昨日一样单调。
中午时，隔壁的哭声像约定好一样准时响起来。
我为逃避那哭声，远离了卧室，在客厅的小板凳上坐了一个中午。
　　傍晚，我爸喜形于色地回来，工作找着了，在附近工地搞建设，还做他的老本行。
同时他又宣布了为我找到学校的消息，离我们家不远，拐两个街口就到，绿水小学，跟着三年级的课继续上。
　　饭桌上，我妈提起隔壁男人对小孩子的打骂，我爸的神色一片鄙夷：“是老李，和我一个工地的。
没出息的东西，老婆和别人跑了拿自己孩子出气。
”　　我在我爸鄙夷的神色中看出希望来，心里一派敞亮。
这样说来，我爸决计不往我的屁股上抽巴掌了。
想起隔壁的小孩子来，怪可怜的，天天被打被骂啊。
　　“爸爸，他们家的小孩叫什么啊？
多大啊？
”　　“叫……周……”我爸一拍脑门，“听别的工友提过，叫李冰洋。
和你一般大。
”　　我爸扒了几口米饭，接下去的一句话揪起我的耳朵：“和你都在一个小学，绿水小学。
”　　“我叫李冰洋，你呢？
”粉胖粉胖的小男孩，从放学的那会儿就一直尾随着我，我看到卖热气腾腾的鸡蛋灌饼的老伯，知道快到家了。
谁知道那小胖子和我一起拐进了院子的大门。
　　他和我大约隔着五米的距离，可他粗重的呼吸好像在吹我的耳朵。
他实在太胖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以后会长成电视上那种超级大胖子的。
我实在克制不住回头看他，他大呼一口气蹲在地上。
他像一只水母一样，身子鼓鼓囊囊，皮肤白得几近透明。
　　我走近他，捏捏他肥胖的臂膀：“你干嘛跟着我？
”　　他抬头看我。
他脸上的肉真是多，眉毛把眼睛都挡住了。
他咽了一口唾沫，说出了那句话。
好笑，这真是驴唇不对马嘴。
　　我立刻笑了一下：“早晨老师不是叫我做自我介绍了吗？
谁叫你不听，活该！
”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特有气势。
我向自己的单元楼走去，那小胖子急了，呼哧呼哧地喊：“哎哎，别走啊，我请你吃……吃鸡蛋灌饼。
”　　一句话击中我的心，我早对那摊着鸡蛋、水雾朦胧的摊子着了魔，于是我立即回应道：“好啊。
”　　卖鸡蛋灌饼的老头显然与小胖子熟悉，不，准确地说是李冰洋同学。
　　李冰洋跷着两根手指：“买两个。
”这似乎是笔大买卖，老头的脸上笑开花，手里忙活起来。
李冰洋的汗珠儿沾着脸庞，整个人湿乎乎的。
他不再与我交谈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头手里黄的白的食物，喉咙一起一伏，那是他在咽唾沫。
　　灌饼快出锅的时候，李冰洋磨磨蹭蹭地挤到老头跟前：“爷爷，钱能不能先欠着？

我身上没带够。
过两天，过两天一定还上。
”　　老头的眉毛陡然立起来，我假装对附近的修鞋摊感兴趣，连忙把身子转到一旁。
而我的手揣在衣兜里，紧紧捏着三张一元的纸币。
　　老头似乎知道从我这儿得不到钱辙，没点我的名字，而是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要是不给钱，当心我告诉你爸爸。
”　　李冰洋接过装好的鸡蛋灌饼，拉起我的手，对老头挤眉弄眼：“你要是告诉我爸爸，我就再也不会给你钱了！
”　　在老头的牛眼瞪起来之前，李冰洋拽起我撒丫子逃回院子。
我心有余悸地回头看，生怕老头端起摊鸡蛋的平底锅向我们砸过来。
　　李冰洋的饼被他三口两口吃完了，而我细嚼慢咽地刚咬了一个尖。
他看着我的饼，我知道他还想吃，而他开口说：“你能不能留一点给我，我还没吃饱，你最后留一口就行。
”　　“哎呀，你真麻烦。
”我把还没怎么动的饼塞给他，他喜形于色，几口就解决掉了。
　　“你真好！
”他一边吃，一边含糊不清地对我说。
　　三天，我便与李冰洋很熟悉了。
　　他在班里距离我也很近。
一、二、三，我们之间隔着三排同学，准确地说我在倒数第五排，他在最后一排。
　　李冰洋独自坐在最后一排不是因为他胖，也不是因为他高，上学第二天我就发现了——是因为他上课爱睡觉。
　　“李冰洋，前桌叫叫。
”　　“李冰洋，你怎么又睡着了。
”　　“李冰洋，站起来听！
”　　几乎每个老师都会在课堂上点他的名字，这对其他同学来说见怪不怪。
有次他前桌的小子使坏，在李冰洋睡得正熟时用手掐他滚圆的小腿。
老师讲得正兴起，他猛地一下站起来，与老师大眼瞪小眼，回过神来，轰然坐下。
　　那次全班笑了半节课。
　　那也是李冰洋被班主任整得最惨的一次。
放学后我在教室里写作业等他，值日生将卫生收拾妥当，把锁挂在门鼻上，嘱咐我走的时候锁门。
　　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乌鸦在学校上空“呱呱”地叫嚷。
我瞥了一眼李冰洋摊在桌子上的文具，我必须等他，如果没有我，值日生会将他的书包、铅笔盒、作业本一股脑锁在教室里。
　　天边的星星隐约闪烁起来，李冰洋才被从办公室里放出来。
我把他的包都收拾好了，拎在手里待在教室门口等他。
　　李冰洋和我走回去，一路揉着胖胖的手掌，揉得红红的。
　　我不以为然地问他：“班主任怎么整你了，瞧你，这手红得像猴子屁股一样。
”　　他“呼哧呼哧”小跑着才能跟上我的步子：“这女人，真坏！
”他愤恨地说，“罚我写‘我以后再也不在课堂上睡觉了’，写了一千遍呢。
”　　我倒吸一口凉气。
　　听李冰洋说，他上课睡觉是情有可原的。
他爸每晚纠集一帮老爷们儿去他家打牌，一打一个通宵。
打牌的房间紧挨着他的卧室，每晚他在扑克牌的抽打声中辗转反侧，一直到天微亮，男人们玩了一通宵各回各家，他才草草睡两个小时。
许多次，在这短得可怜的睡眠中，李冰洋梦见自己在扑克堆里打滚。
　　我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，之所以他第一天没有听到我的自我介绍，八成是趴在课桌上睡着了。

当然，李冰洋不是什么课都睡。
上数学课的时候他从来都是清醒的，你说这有多奇妙。
绿水小学的学生都是民工子弟，自小随父母东奔西走，基础都不好。
数学又复杂得超出了我们脑细胞的增长速度，当我们被什么“数鸡”、“换水”的应用题搞得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李冰洋却眼睛亮晶晶地盯着黑板。
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，感到不可思议。
李冰洋对我说数学这门课他爸叮嘱他一定要学好，以后给老板干活才不会被老板蒙，少发工资能立刻查出来。
我想起我爸一直坚持要我长大后当包工头，手底下管束着好几十个工人，威风凛凛地靠在躺椅上督工，有人倒茶，有人捶背。
我曾经亲耳听到我爸管他们包工头叫“老板”，如此说来，我以后会不会是李冰洋的老板？
来到绿水小学的第一次月考，要我不得不举起同桌的小镜子扒开眼皮重新看待自己。
你猜怎么着？
卫星“咻咻”地往天上飞，盘古开天辟地古今未有的奇事：我呀，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名！
语文不用说，正常发挥就能得到让一般人惊诧的分数；数学怪异得连我都摸不着头脑，凭我，怎么居然也能拿到九十五分，把第二名落到五分以外？
狂奔，我拉着李冰洋胖胖的手跑回家。
其实，我早就留意到他脸上不情不愿的表情。
怪谁呢？
他自己这样不争气！
数学比我稍差，是第二名。
可语文竟然沦落到不及格，堂堂中国人，讲着中国话，写着中国字，在考卷上画上几笔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滑到及格线以下啊。
显然，我考第一的消息让我爸妈精神一振。
我爸冲上来抱紧我，用青色的胡茬扎我的脸，建筑工地上的石灰擦了我一身。
我妈在厨房里忙活起来，我闻到香味了，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条鱼。
饭菜端上桌的时候，隔壁的打骂声就开始了。
先是老李吵嚷，而后李冰洋大声号哭。
我爸妈因为惯性停不下来的表扬也因此显得心不在焉。
鱼的大部分被我啃完以后，我们一家悄无声息地扒着米饭。
他俩其实和我一样，都在用心听着隔壁的打骂声。
我妈捣着米饭问我：“那小胖子拿了个什么成绩回来，让老李发这么大的火？
”“语文倒数第一。
”“哦，是这样。
”我妈喃喃自语，“真差，该打！
”而这一次的家暴真是前所未有地长。
我们将餐桌收拾干净，打开十四英寸的小彩电看节目。
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成绩好，爸妈恩准我不用学习。
隔壁的哭声时断时续，大约老李打累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再把李冰洋按在沙发上继续打。
我洗漱完毕上床睡觉时，李冰洋仍在抽抽噎噎地哭。
猛然，老李的声音响起来：“你就这成绩了你还有脸哭，你看隔壁的孩子，人家考第一，你呢？
你呢？
你怎么有脸哭？
难道你以后真想当隔壁那小子的打工仔吗？
和你爹我一样，让人瞧不起？
”我爸一步冲到墙边，用拳头“咣咣”地砸墙：“老李，你差不多得啦，你打一晚上了，不怕把孩子打死吗？

洗洗睡吧，洗洗睡吧啊。
”　　那边一声叹息，倏忽没了动静。
　　不出我所料，第二天李冰洋的座位空了一天。
　　真是遗憾，那天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首特别美的诗：“你所感受的温暖不是温暖/照耀你的阳光不是阳光/你拥有的只是一颗夕阳/一颗熄灭的夕阳/生命消逝之前徘徊在云彩之上。
”　　这是我们第一次学诗，这首诗让我着了迷，我能感觉到它说不出道不明的美。
语文老师带领我们读的时候，我就看着把阳光照在绿叶上的太阳。
我想，李冰洋会不会也在和太阳对视呢？
　　下午放学我去李冰洋家看他，幸好老李还没有下班。
这简直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脏的房间：泡面盒、报纸、扑克牌扔得到处都是，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味。
我无从下脚。
李冰洋给我开了门以后，自己钻到蚊帐里面哭得乌烟瘴气。
　　等他顺过来气，我把今天的作业掏出来，他推到一边：“求求你，我实在不想做。
”　　他圆滚滚的手臂上有红色的痕迹，想必被睡衣遮盖的身上更多。
李冰洋的一双眼肿得像桃核一样，我挨着床边坐下来。
　　“你想吃什么吗？
”我小心翼翼地问他。
　　“我什么都不想吃。
”他从床头柜撕下一块卫生纸擤鼻涕。
　　“那么……”我掂量着，“鸡蛋灌饼怎么样？
”　　他把卫生纸扔到地上，头从蚊帐里钻出来，带着浓重的鼻音问我：“你请？
”　　李冰洋的伤势被三块鸡蛋灌饼治愈，我往他伤口明显的地方贴了OK绷，第二天他就背着书包和我一同上学了。
　　这段时间，我爸开始不在家里过夜，他的工作真是忙，建筑工人这活计不轻快。
当他早晨到家的时候，总是一头扎到卧室里和我妈嘀咕。
我眯起眼睛，看到他的表情有时兴高采烈，有时沮丧万分。
而这几天，他的脾气越来越急躁。
昨天我妈晚饭做得晚一些，他把水杯摔了；今天早晨他回来以后，和我妈吵了起来，吵得特别凶，他们卧室里的摆设砸碎好几样。
　　我躺在床上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
　　这天的课上到下午最后一节，天色暗下来，可是西边的太阳还挂在天上。
夕阳的光线格外温暖，李冰洋沐浴在橘黄色的阳光里，此刻昏昏欲睡。
　　我心里暗暗笑话他，转身继续听课。
　　忽然听到班主任喊我的名字，在教室门口向我招手。
讲课的老师停顿了一下，示意我过去。
　　我妈居然站在走廊里，她似乎刚哭过。
班主任向我们摆了摆手就离开了。
　　我妈找了一个钟点工的活，离绿水小学特别近。
我马上就要放学了，而她不是正应该在菜市场买菜吗？
我不明白，是哪股风把她吹来了。
　　她见到我，眼泪顺势流下来：“好孩子，快跑回去拿钱，你爸被派出所带走了。
”　　我的脑袋“轰”一下，五官麻木得不听使唤，最终强迫自己嘴唇哆嗦着问出来：“我爸他犯什么事了？
”　　“赌博，和你周叔，这段时间每天晚上他都和你周叔去工棚里赌钱。
昨晚他输了钱，不服气，下午挑着你周叔继续赌，也不知被谁发现举报给派出所了。
”她忽然想起来什么，“要冰洋也回去拿钱，他爸也在里面呢。

”　　我飞身跑回教室，摇醒昏睡中的李冰洋，不由分说拉着他往外跑。
惊诧的老师没回过神来，阻拦不及。
　　李冰洋头脑不清地尾随我跑，不停问我去哪里。
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睛，地面反光，装出冰层那样光滑的样子糊弄我的眼睛。
我的汗珠儿不住往下滚，我抬手擦，发现竟然连眼睛也是湿的。
　　我说：“回家，拿一百块钱下来，在卖鸡蛋灌饼的老头那儿集合。
”　　我的胸口火烧火燎的，幸好我知道钱藏在什么地方，等李冰洋的时间则长一些。
我急得直跺脚，老头不停看我，我只好向他摆摆手，那意思是我不买灌饼。
　　李冰洋摇晃着身子出现在我眼前，我拉起他的手跑，催促自己快点，再快点。
我有个错觉，去得晚了就再也见不到我爸了。
　　你不是个暴君吗？
以前我、我妈，你谁不打？
现在如何，你遇到困难只有我们才能救你。
　　我一边想一边继续抬手擦眼睛。
　　李冰洋跑得更加迷茫，他太热，想停下步子。
“我们到底去哪儿啊？
”他咕嘟着。
　　“去派出所，去救你爸，你爸和我爸赌博被抓啦！
”我大喊大叫。
　　他一个趔趄险些摔倒。
想来老李每天那样打他，李冰洋完全有理由折身回去。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他连滚带爬地加快了向前冲的速度，像一个勇士。
　　我和这个男孩，手拉着手，俩人不断加速，拼命冲刺。
　　我的脑子忽然过电一般响起早晨我爸跟我妈吵嚷的话：“我的儿子比老李的强，他不服气！
天天扯着我袖子赌钱，说什么老子不能比儿子怂。
赌就赌，大不了输钱。
有儿子我什么都不怕，咱们虽然穷，但咱们不能没骨气！
”　　我的爸爸。
我的傻爸爸！
　　不知跑了多久，绿水路派出所还有多远。
我汗如雨下，李冰洋的脸像纸一样惨白。
我大声喊：“冰洋，我教你背一首诗，背完了，我们就到了。
”　　我拼命叫道：“你所感受的温暖不是温暖/照耀你的阳光不是阳光/你拥有的只是一颗夕阳/一颗熄灭的夕阳/生命消逝之前徘徊在云彩之上。
”　　李冰洋看着我，我看着遥远的天空，太阳落山了。
　　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累了，只有脚步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
　　……

编辑推荐

阵容最强大的实力作者集体亮相　　最权威的新概念作文精华　　《盛开·90后新概念·花样年华书系·凌霄纪》不仅是一本作文“圣经”，更是一代人的心路历程。

1.震撼的文字视觉，激荡的文字体验，书写出荏苒年华中的青春文字。

2.集结历届新概念获奖者，延续永不停息的思索与创作！

3.《盛开·90后新概念·花样年华书系·凌霄纪》内容优良，插图精美，版式活泼，全力为青春读者专属打造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